

卷三

情夢栞卷之一

蕙水安陽山民著

西山灌菊散人評



第一回

觀朕曾遊憇梵宮

看嬌娃奔馳城市

詞只多易老莫辜負眼前花鳥從來人算何時了此占評今感慨知

多財好色常顛倒試看天報如瞻稿却教守拙偏翻巧拈出

新詩 一生春華 右調寄醉落魄

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誰不願玉食錦衣誰不

曉得纔出娘胎苦葉芳通已停了安了註定不容你嬌揉

書名 情夢栞四卷 華文堂刊本
撰者 清 安陽酒民 撰, 清 灌菊散人 評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3
編號 D8665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情夢栞四卷 華文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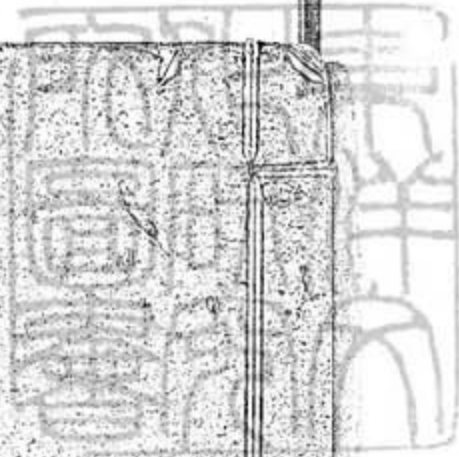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情夢栞

卷三

第一回

情夢新



油



雙紅堂
小説
73(2)



科 2010-2

清夢抄卷之三

第一回

喪良心酒鬼賣甥

報深恩美婢救主

詩曰眩吾心志亂吾蹤

非為能言語不窮

作事猖狂情愈放

攀花鹵莽胆偏雄

許多達士俱沉溺

何況庸流屬贅孽

禹惡疎夷誠聖鑑

不為酒困幾人同

這詩是說那沉酣麴孽多有快事若王素當日換出水閣到娘舅處已是一
更將畫娘舅各尤爾錫平生好酒撥着鐘子下大事也忘懷了若有人請
他吃到得意處妻子的話也藏不得若要他心肝也是肯的終日醺不

曉得作家。父親遺下產業。醉裡糊塗。竟弄得差不多了。幸虧娘子卜氏。有些主意。職掌錢谷。將就存人體面。不致失了大家風範。却是燒香遊玩。都不由尔錫作主。憑他那裡要去。就去。是夜若素到時。尔錫正在醉鄉深處。卜氏着人接上來。大家問候一番。明日尔錫看見。若素哭述事情。尔錫道。住在這裡放心。但銀子也要料理。說完。自吃酒去了。若素叫陸慶喚管家。黃正來分咐。將米麥一應糶去。人借去的。盡力收來。田地有售主。即賣。如此兩月餘。次集得一千七百餘兩。黃正送到汝寧府一個通商綢緞店。交父寫了會票回來。再取黃金五十兩。明珠二顆。脩書叫陸慶連夜進京。却說夫人自端陽別了若素。到妹夫朱祭酒家。說起要借銀子賠償國課。祭酒道。如今却得許多銀子。不如我替你辦一本。再作主意。遂同長卿一個

門生。名呂德祖。做山東巡按。任滿復命。奏上一本。旨下說。呂德祖。女談國政。外祭酒私黨。樹議俱壞。了應償數目。着法司追比不赦。呂德祖無奈。贈銀五百兩回去。祭酒退閒在家。終日鬱悶。尤夫人見累及二人。借銀兩字。竟不敢開口。其餘親戚。那肯來看顧他。正是

世情看冷暖。

人面逐高低。

只得自己上過了二千三百兩。倏忽已是中秋。陸慶到了。夫人接書。方曉得家中封鎖之故。只得將明珠一顆。黃金二十兩。送與閣老。申時行。央他特上一本。內說沈大典撫海有功。在勞茂著。今節制兩省。材力不加。情有可宗。若薄功而重罰。恐人臣俱自危也。皇上准奏。恩免一半。止償八千六百六十二兩。夫人大喜。存珠一顆。貨與妹子。得銀八百兩。又金子。兌銀二

百兩并會票銀做兩次去完過二千八百兩連前已是五千一百兩夫人
恐若素愁煩差李茂報喜并要金珠大來完局却說若素打發陸慶云後
只與衾兒采綠宋媽三人住在尤家並無個男人同議一日母卜氏
對若素道我這裡有個海神廟極甚靈應離此不上三五里十八日大潮生
日人等都去燒香與你大家去走走若素是避嫌之人當時若有主意就
該回絕却是心中納悶不能勾散心閒步又想海神既靈正好去祈保
父母便應承道若思再帶提是萬幸了到十八日卜氏喚几乘轎子同着
自己女兒因衾兒脚小走不動又是客邊也替他喚了一乘都喬粧打扮
至海神廟來到出橋先有一班富豪子弟挨擠來看餓眼如蒼蠅見血看
得惡心若素懶心悔不與你同頭隨卜氏到殿燒香虔誠禱祀甚來伴卜

氏回去卜氏道豈有就去的理自然後殿兩廊俱要遊過若素沒奈何打
紅面皮又無處躲任憑些人看內中一個麻鬍子頭戴金巾身穿華服竟
阻住路口卜氏年紀三十五六原是最風月的老着臉挨過去被他擠了
一把卜氏大女兒是嫁過回娘家的也被他腿上一撿衾兒看意不過又
見小姐在後料難饒過只得罵了一聲那人把鬚一拂道希罕者你若素
轉身就走衾兒采綠隨了出來卜氏與女兒之趣也只得就隨轉及至上
轎又被他扯長論短放肆看個飽一齊羞恨而回看官你道這人是誰原
來有名的庫公子字審文父親現做侍郎他倚着宦勢自己又是舉人每
逢月夕花朝那一處婦女不看過家中婢妾圍着大娘最不放他近身
當日若素纔出轎他就訪問軒夫曉得是沈長的小姐尚未字人避居尤

爾錫家裡就想娶為側室。長卿是個犯官，可以勢壓。爾錫是個酒鬼，可以利圖。娘子雖不賢，如今却赴會試，早些來京，娶到舟中，一路同去，好不受用。故此着實費精神，細看却是越看越標致，得意說不盡。回到家來，發一晚弟帖，請爾錫飲酒。遠爾錫見請他，喜出望外，想道：「該用眷弟，今用無他人。」奉起家樂，俳優送戲，目請點。爾錫踟躕不安，說道：「既蒙佳款，又無別客，不如清談為妙。」審文必定要做，只得點了三五齣，襍劇戲完。審文道：「此間飲酒不暢，移到園中賞桂。」爾錫生別那裏肯放。到木樨軒，兩人對坐，賭拳擲色。酒已九分。爾錫道：「不知台元何意。今日承此厚賜，答道：家父與令先大人原係至交，但晚輩疎失耳。今蒙光降，蓬蓽生輝矣。但不知令姐

才情如何？」爾錫遂將前後事情，一過審文道：「萬幾千銀子，令甥在宅只處置二千金去也。幹不得正經，晚輩轉有不計較。未審台意如何？」未敢啓齒。爾錫道：「若有高見，舍親舉家有幸。何反太謙？」必祈請教。審文一揖道：「不知進退得罪休怪。晚輩年登三十，尚未有子。今會試入京，欲圖一策，另擇高門，倘生得一男半女，是二夫人之奴，重于拙荆也。况兩頭住下，並無偏正之嫌，聞得令甥女賢淑，意欲仰扳。若蒙俯俞，令姐大就是岳父，一應事情俱在晚輩身上。到京力懇家嚴，料難為兩便。不識肯屈從否？」爾錫道：「承台教，佩德不淺。但家姐止生此女，極是鍾愛，舍甥才貌兼備，智慧百出。只怕嬌養慣了，素性執拗，不聽小弟說。審文道：「現成做個夫人，也不辱他娘舅作主。就是令妹夫也，怪不得何況甥女。我曉得怕謝媒禮薄，故此

推託遂取出兩個元宝納爾錫袖中道叔作贅儀媒物在後爾錫見態態
厚貌已是過意不去又見先送銀子不知有幾百日好醉假辭道待小弟
回去商議從了再領未遲審文道有何商議擇一吉日行聘過來屈到舍
間飲喜酒就是了爾錫所說到爾錫肝腸俱酥了半推半就作別起身到
家竟不說着至九月初一日審文送個甥婿帖請飲酒却不到大所上轉
設在花園裡飲到中間審文恐爾錫醉後失記着人托過兩隻盒來說道
禮金雖薄却是甥婿老而皮到京要替岳父料理數目多在後邊今聘儀只三百
兩一些回儀俱不要只求一個庚帖就可分盛意了這盒另具媒儀六十
兩絲緞四端舅公大人勿嫌輕褻另自收下其令甥女粧奩一概甥婿備
在角中初二日戌時下船子時合盃即同往京師一應珠冠衣飾俱如娶

正妻的禮送到宅看官你道為何在家園行聘又一些回儀不要原來
送着娘下外邊這些吩咐過不敢透風的爾錫見不要化費半個閒錢喜
不自勝假說沒有這個理再遲幾日待舍間薄治幾件裝資方妙審文道
斷不勞費心已檢定出行吉期深領厚意了只求庚帖就是爾錫胆大起
來竟說不難到舍寫了尊使帶來開懷暢飲不覺酩酊大醉審文着兩個
家人送回家裡你錫事在心頭收了銀緞進去封個犒金對來人道今日
醉了庚帖寫不得索性替小姐帶來罷自已竟入房中射睡去了且說小
氏見丈夫連日拿銀進去摸不着頭緒明日詢問根由爾錫喚若素來說
道我與你嫡親骨血此事商量以父在刑部牢少了若干銀兩焉得有出
頭日子况你終身未了如今我擇得一門好親又可救出汝父遂將庫公

子事誇說一遍。若素道：多謝舅爺美意，自當從命。奈終身大事，甥女不敢擅允。况父母為我擇婿，費了多少心機，曾選過姓胡的，今顛沛流離，天涯遠隔，從了舅爺，是六不孝了。還祈回絕庫家。爾錫道：昔緹索代父上書，願沒入為婢，成千古佳話。公去做夫人，燕救汝父而不肯，是忤逆了。况姓胡的並未一面，又未曾行聘，今庫舉人財禮三百兩，昨已受在這裡，我自着人送上京去。一應衣飾庫家置辦過來。今晚准要下船，斷不差你。若素大哭道：舅爺與母親同氣連枝的，怎全不顧我，也不早說一聲，竟胡做起來。這斷使不得。你錫吃了兩席盛酒，又得了三百六十兩銀，那裡保他竟走出去了。分咐娘子替他收拾。若素哭得亂滾，要尋死路。衆兒哭个不止。卜氏百般勸解，只是不從，喚自己女兒陪伴若素。上午庫家着四个人挑兩

担盤盒，并送兩皮箱紅錦衣服、金珠首飾來。卜氏拿到房中，百般誇美。若素見了，一發清極，竟在柱上要撞死。披頭撒髮，亂顛號哭。卜氏沒法尋丈夫時，已往庫家船上吃酒去了。急得衆兒悲哭道：小姐且住了哭，我有一小主意，向受厚恩，無以為報。今大相公做了主，庫家官場通神，轎子已將進門。我們女流是个無脚蟬，必定躲不得的。小姐有裁紙刀一把，待我帶在身邊，裝作小姐到他船裡勒死他，還敢來要人。卜氏道：這也不是長策。若素道：蒙你美情，還有高見，何必自戕性命。你千姿窈窕，竟得過一位夫人。他又不認得我，家中事体你都曉得，是盤不破的。不若順從了他，同到京中，救出老爺，你就是我重生父母了。拜將下去。若素說到此處，又大哭起來。衆兒扶起若素，又拜卜氏道：全仗舅爺作主。此時卜氏心腸軟了，說

道只怕他看破綻。來要你。象兒道：還有妙計。我去時。若見他像個大品。不來盤問也罷了。若鬼頭鬼腦。不像做得事的。後來斷不能救老翁。我將前日晉州下來的一副行頭。帶在包裡。乘便扮作男子。走出這裡。不問他要人就勾了。還放來要小姐。只日是我身邊少些盤費。小姐也要權避几時。若素道人。生路不熟。况在舟中。那裡走得。但是一件。倘或走或還。約那裡相會。象兒道：若到京。不必走了。若就有疑變。近處必要搜捕。不如在鹿邑。我替小姐訪問。正說到這句。尤家一個丫頭進來道：京裡有人到來。若素叫他叫來。媽。喚他進來。却是李茂把京中事情說了。若素喜道：你來得湊巧。也將自己的事說一遍。李茂忿忿不已。若素取三兩銀子。與他分付道：你速到家探一探妻子。即刻就來。還要喚一隻船到河下。要離了家親的。

大船。同我入京。又對卜氏道：舅姆厚恩。終身難報。三百兩財禮。留此。買菓子吃。只取六十兩來。將三十兩贈與象兒。為我少代表飾之資。三十兩我自取作路費也。改男粧入京。省得在此露出風声。卜氏依了。取六十兩交與若素。分一半與象兒。象兒道：十兩足矣。若素道：但願你做夫人。不願你受辛苦也。我後來再不漏你。機關象兒只得收下。少頃。爾錫領轎進門。敲樂喧天。花爆滾瓦。若素與象兒抱頭大哭。幸喜酒兒爛醉。只問得妻子一聲。事体如何。卜氏道：已免了酒鬼。大喜。两个伴娘要進房。卜氏道：有事了。伴娘立在中門候候。卜氏道：不必哭了。快些梳粧罷。弄了一會。却好李茂也到。遂替象兒將男行頭。另鎖一隻皮箱。內裝帶裁紙刀。不肯與他。兩下拜別。若素又叮囑了幾句。躬過一邊。伴娘進來。伏侍上轎。宋阿奶。

采練并卜氏假哭。兒聲送出中門。哀兒故意放聲大哭去了。若素即與采
綠扮起男粧。將行李搬至舟中。拜別卜氏。從後門走了。正是劈破玉籠飛
彩鳳。頓閉金鎖走蛟龍。家兒此去。不知克得過若素。且听下回分解。
評曰。但願你做夫人。不願你受辛苦也。何等慈惠待下。何等為父親相
託。

第十二回

有錢時醉漢備醜

遇難處金蟬脫壳

壽曰性躁多應致激派

勸惡何又苦爭強

楚侯秦鹿群踪滅

漢寢唐陵哀州面

關智儼同蝶蜂共

補身不異蝶蜂共

縱然錢氣冲牛斗

松徑泉流卧石羊

這計是說世人作事不能三思。到決裂時。與人爭氣。悔之晚了。當夜若
素小兒。歇在尤家後門首私河裡。娶親的大船。歇在南邊官塘上。家兒抬
到船中。還是苗裔庫公子。心上猶如拾得珍寶。恐怕反悔。捨
二來又怕大娘知風。生事對水手道。吉時尚早。你們一邊吃酒。一邊放船。
衆人乘着吳頭蓬。大水洞。溜風。頃刻行二十多里。到了子時。雷文喚伴
娘扶新人出轎。燈燭輝煌。家兒在珠冠下偷眼看時。吃了一驚。正是前日
罵他的麻鬍子。懊悔不曾帶得裁紙刀來。見價相掌禮。雷文對拜如夫妻
禮數。扶到房艙。飲過合巹酒。坐在床上。雷文唱退衆人。閉上門兒。替他取
下珠冠。笑道。小姐。我與你好緣分也。把燭一照。半胸道。呀。你不是小姐。家

兒低頭不答。審文高聲分付住了。解掛起帳鉤，雙手捧住袁兒的臉，向火一照道：「果然不是掉包了。你好！對我直說，袁兒只得開口道：「你叫是就是，叫不是就不是。難道一個人變得兩個？」審文見他鶯聲嬌吐，慈心火熾，解衣上床，親了一個嘴，替袁兒脫起上服來說道：「我前在廟中見小姐是弱不勝衣，龍長面，你是粉團面，你又罵我一聲，我是看婦女的班頭，殺人不轉眼的漢子，敢在我跟前弄巧，且抱你瀉火，償了罵我的罪過。小姐不怕飛上天去，衣裳亂扯，袁兒聽見話頭，已知難脫，只得騙他道：「今早月信初來，請緩一日罷。原來審文素愛潔淨，最怕這椿事，听得手軟了，却又掃興，不過癸狠起來，喚齊樂工，驛夫家人并女使齊下了，隨送的两隻小船，趕回舊路，無奈逆風，行到尤家，已是半朝，且說小氏曉得丈夫不肯

作家藏起財禮銀二百兩，待他酒醒，把上項事對丈夫說知。小今若素存銀四十兩，送你買酒吃，他既元開，倘庫家來，這究竟是賴得過的。小錫警驚，清早起來，夫妻正在計議，門外趕進三個婦女來，竟不開口到處亂尋，小氏明知原故，却縱容他搜看，使他不疑，故意問道：「你們內中兩位像是昨晚伴沈小姐去的遺忘了甚麼？對我說取去，就是何必這般光景？」那几个東逗西逗到處張望，小氏假怒道：「人有內外，我又非下等人家，又不窩藏盜，一個外甥女，只為你家相公救搭他父親，昨日歡喜，嫁去，原說不要資粧，想是托你們要檢幾件好家伙拿去，也只該好，說成甚麼體統？」酒鬼正待發揮，只見庫公子領着一班人闖進門，高聲叫喚：「還我沈小姐來，不要弄到與官司出醜。」酒鬼迎出拱一拱道：「賢甥婿不知為何許多人

到此講話。舍間一此不明白。庫公子道：你掉包哄騙我銀子，嫁差了人，爾錫正色道：呀，費了多少心，勸得甥女嫁來，是十分好意，你只討一個詐我，兩個不成。審文道：老實對你說，十八日海神廟見恩，所以認得。爾錫聞言，吃驚道：從來出門講這謊話，只見兩個伴娘。一個家人婦女出來，說並沒有第二個。卜氏也隨出來探望，立在屏門後聽見了，說道：前日海神廟燒香，你舅公在外飲酒，不知是老身同着自己女兒，并沈家朱家兩個甥女，四乘轎來的。昨日嫁來，其寔是大姑娘小姐，想必你認錯了。審文道：那一位令甥女是甚麼朱家，今在何處？卜氏道：是二姑娘朱祭酒家的。五日前姑爺着人來領，同兩個伴娘，頭京中去了。他是受過聘有人家的。審文不信，道：他許多路為甚麼到這裡？卜氏道：他自幼常往在我家，今大姑娘

住在他家，聞得沈甥女在此，二姑娘着他來接沈甥女入京，并看舅媽，所以特地下來。已一個多月前，因沈甥女要嫁與賢甥婿，他獨自回去了。番文又駁道：船裡的既是沈小姐，為何前日燒香却是青衣素粧隨在後邊？卜氏道：賢甥婿是個讀書曉理的人，他是犯官之女，朝廷現追上萬銀子，隱居此間，就有衣飾，怎敢眩人耳目？隨在後邊者，沈家甥女是本地人，朱家甥女遠來，是讓客也。若是他人，為何住在我家？裡巷疑下人，為何把轎子抬着？番文啞口無言。銀子又悔不得，反請舅婆出來見禮，只得說一聲得罪了，抬起頭來，却是前日擠他一把的，滿面羞慚，拱手而別。爾錫假意挽留，他那裡肯住，來到小船，半疑半信，肚裡也餓了，身子也倦了，再打發人四下細訪，問自己吃此飯，在船中睡覺，至近午，俱回覆從沒有

朱小姐來審文念，不服竟到城內對縣官細訴，補一張狀詞告他。說美人局誑騙銀一千兩。上蔡知縣好不奉承，即刻飛籤拿究。審文出衙門，只見大船上水手來報，道昨夜相公下了小船。我們辛苦，都去睡着。今早新人竟不見了。尋到尤家，也說不會回去。特來報知。看官你道甚麼原故？余兒見庫公子忿，下了船，想追他方纔口氣，不是個好人。我在此決然奚落。如今趁無人防備，走上船，皮箱裡開出男行頭來，將頭髮梳好，把網巾束着。那些船上人辛苦了半夜，吃些酒都去昏睡了。却喜得沒有了頭，你道為何原來？怕大娘識破，故此不敢帶來。若娶了沈小姐，路上另討，止帶得一房男婦。是父親寄書帶上京的，又叫他隨兩個伴。婆到尤家搜獲去，一時性急，失於檢點。余兒見此，祇會輕心，開了房艙。

再開左邊榻子，却是大河開到右邊，探頭一望，却旁在塘。岸上上去，就是又喜寂無人影，轉身到房，戴上帽子，綉鞋之外，重纏了許多布，穿上鞋襪，脫去女服，着上男衣，取了自己帶來的銀兩，并一個綉囊，正待要走，見桌上珠冠簪珥，想道：我去了，這些船上人拿去，少不得推在我身上，不如自取實受其名也。消釋他親我一嘴之恨，遂摺疊起來，藏在身邊，吹息了燭，扣上艙門，到外艙來，見許多菜品擺着，恐怕路上餓，抽了些，也把燭吹息，開榻子，悄上上涯走了。庫公子不知就裡，今見水手來報，以驚朱色，急急趕到大船上，見床邊滿身衣服都在，只不見了珠冠首飾，駭然道：不信脫精光了。戴着珠翠，投河自盡。又着人四下撈救，一邊挨防，正是

分開兩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水來

却說卜氏見庫公子去後。夫妻歡喜無限。到了午後。只見兩三個人走來。道庫相公可在這裡。門上人回道不在這裡。那人道你家小姐今早不見了。可曾回來。門上道小姐昨晚娶去。怎麼就不見。敢是他要守着父母之命不肯順從。被你謀死麼。那幾個嚇得不顧命的飛跑去。門公進來對爾錫說。卜氏肚裡曉得叫他去。遂將舍兒與若素商量的話對爾錫說一遍。爾錫道如今更好。他若問我要甥女。我正好問他討命。斟酌定了。再聽消息。傍晚門上報道。兩三公差在外。爾錫出來相見。公差道庫公子告了狀。奉本縣籤在此。爾錫看了籤。嘆道。我正要告人命。反來問我。今日晚了。在舍權宿。明早同進面審。倘原告逃躲。還要借重二位身上。到了明日。就同差人入城。寫了狀詞。擊起鼓來。見了縣官。遞上狀詞。上寫着。

告狀生員尤爾錫。告為三斬事。舉人庫審文。廼錫為心。雄狐成性。覬覦甥女。治妾寄寓爾錫之家。並抹有六禮通名。又素無庚譜。媒妁。今此初二夜。統梟劫入塗舟。係搶犯官沈長卿閨女。一斬。謀姦不從。殺死一斬。拋屍滅跡。三斬。請法籤提。上告。

縣官看了。驚呆半晌。說道。他告你設美人局。以假的哄騙他千金。你怎麼反告這謊狀。爾錫道。老父母在上。不辨自明。庫審文。慮罪難逃。計希抵飾。若說娶為妻。他現有正室。若娶為妾。焉有兩省鎮撫。肯把閨女與人作妾。要抵賴不是搶。為何黑夜劫到舟中。不到家裡。又不停泊。反望西急行。二十五里。他說曾與婚姻。曾發聘禮。媒人是誰。庚帖在那裡。若誣生員哄騙。他真的在何處。明。覬覦甥女。美色要明娶時。慮生員自然不允。故更深。

劫去。又恐生員告狀。問他要人。反誣告一紙。是先發制人的意思。如今就
算騙他。求老父母着庫審文送假的來。一審。淫滑立分。若沒有假的。必定
是藏匿。不放棄。要把強姦不從。逼死拋屍。與他拆辦了。事子重大。求老父母
執法。知縣听了一席理話。勉強道。請暫回我拘審。就是尔錫謝了出來。忻
然回家。這縣官畏特部分上。不敢出牌。喚一緊身吏。抄出原狀。并錄尔錫
一審口詞。着他送至庫。于船裡。交審文找尋新人。不着。未知生死。正在
納悶。忽見縣吏遞上一紙道。尤家告了相公。本官差來報到。審文接來一
看。驚得魂不附體。走頭無路。吏書再把尔錫口供送看。一發驚案。嘆道。我
怎麼不上緊索了填帖。這是大破綻了。念來念去。念到明。觀觀美色。又
後邊必定是藏匿。不放棄。這今我怎麼當得起。如今新人不見。我那

辨得是真是假。遂折茶儀二兩。與來人。再具書儀一封。着得力家人送與
縣官。說老翁催大相公到京師。要緊。不及面別。沈小姐。其真現在船裡。因
見尤家沒有粧奩。要嘔出他聘金。故家相公說得近理告這一狀。今尤家既以人命
來圖我家相公。焉肯放妻子到官之理。是嘔不出聘金了。况人命真的假
的。至親何苦作惡。但尤家知相公去了。反要來刁蹬。求老翁調處我家相
公。到京。決然家老翁處力荐。你討了回音。明日來趕船覆我。打發去。後庫
公子再着兩個家人。隨路緝訪新人消息。自己喚水手開航。一溜烟走了。
這邊尤尔錫差人打听。曉得審文驚走。故意到縣遞一個催審單。單文恐
縣中差人嚴緝。露出馬脚。却不去上緊縣官。受了庫公子之托。巴不能延
挨下去。以此遂漸丟做冷局。落得大家心照。尤尔錫奈何做了這套。只

為這銀子。在家擔了許多干係。連日酒也不吃。自悔道。我不貪這口黃湯。決不應承這樁親事。決不容少年內眷去燒香。我若不醉。娘子亦不敢做此。以假易真。又笑道。還好。我若清醒時。即決沒有這胆氣。故驕現任侍郎之子。豈不悞了外甥性命。咳。可惜。象兒這丫頭。千嬌百媚。累他擔驚受怕。不知逃走何處。嚇得若素。黑夜奔馳。風霜勞頓。我的罪孽不淺。此心何安。娘子。我今誓不飲了。下氏道。何一醒若此。但願你少吃些。有正經足矣。爾錫道。不是這等說酒。以養性情。誰能全戒。在家無事。多飲几杯。有事。即少飲些。到人家去。只飲數盃。遂對天設下大誓。來又道。我父母許多家私。都散我花費了。何爭這二百兩銀子。後來有甚面目見姐。我如今還他四十兩聘儀。只說我另贈他一百六十兩。上京去探問姐夫。也是至親之

誼。下氏道。如此甚好。你肯回心。將現存此產業。遂做得起。我夫妻怎敢相欺。前日財禮。甥女只取三十兩做盤費。又付三十兩與象兒拆粧資。要我救他。二百四十兩俱送我。因見你終日昏。故不對你說。今你既有良心。可將二百四十兩。送入京中。說一時醉後。應承庫家恃強做事。妾喜甥女走脫。今將將銀上來。替完飲件。如此就消釋前愆了。爾錫道。娘子之言有理。遂收拾行李出門。按下不題。且說象兒當夜跨出船口。上岸一想。這船是往京師的。若打從船後去。反入城了。不如從船頭一路去。又算計道。還是私路無人追趕。揜着無茅艸的。一步一行來。天色又黑暗。不知甚麼所在。一步一跌。弄得渾身汗出。氣喘吁吁。約行了一二十里。天已微明。回頭一看。這驚不小。原來是鞋弓襪小。路徑高低。更無足上纏得纍堆。雖覺走

得多了。離着大瓶不滿二三里遠。那塘上平洋無樹。旗杆猶望得見。衾兒慌了。低頭亂走。半朝時分。見个老人家。背着包裹。像鄉間入城的。衾兒道：借問一聲。要到鹿邑打從那裡去。老兒道：小官人。你問得差遠。這裡往鹿邑。有好幾百里。要打從項城一路去。你年紀輕。又無行李。同伴。問這一句話。像是從未出門。與那个無心對有心聞了氣。私自奔走。麼衾兒吃了一驚。改口道：不是這等說。昨日是出行好日。我家小廝行至同一个朋友先起身。小弟因舍間有事。擔閣了。今早約在前面等。忘了地名。故此問你。那老兒指道：你若走官塘這裡向西去。望南五里。就是。若走內路。一直西去。向北三里。就是陳村大路了。衾兒接口謝道：正是陳村。遂別過而去。心頭尚然突了。村道若遇刁惡的。險些盤詰出來。如今直到陳村再處。上午時分。行過陳村。

隨着人只往大路走。這些路上人見他。標致都來搭着說話。衾兒也不問。又走得慢。也就罷了。挨至日中。脚又走不動。肚裡又餓起來。見路傍樹下有塊大石。離着大路有一二丈。走過去坐着。把袖中菓子取出來吃些。嘆道：我記得八九歲時。父親也是个舊家門第。只因與坊官爭訟。弄得窮了。要夾沈老爺說个分上。只說是同宗。將我送他。雖然恩養。終是个奴婢。後來父母双亡。有一奇。原是飽學。聞得他在京與人作幕。如今天涯海角。舉目無親。又不曾為非作歹。無依無倚。戰兢兢。如做賊一般。是前世甚麼孽障。不覺淚下。想道：差了路上人。望見倘或猜破。大為不便。拭乾了。眼淚正待要走。躊躇道：我如今脚又疼。兩耳又是穿的。幸喜得路上俱是行客。無人留心。細看若到人家。眼睜。來瞧着。豈非干係。況日已過午。又

無行李。那裡借宿。仍復悲泪。起來時尿急。蹲在石邊解了。立起身結褲帶。觸着包兒。嘆道。我好憐。從來有錢。使得鬼推磨。身邊有的是金銀珠寶。我再挨幾里。或撞着尼菴。或見个山村。獨个貧老人家。只說等人不着。錯過了宿店。多送他几錢銀子。暫宿一宵。只說走不動。付几兩銀子。央他買些行李。叫隻船送到鹿邑。那胡楚卿既是才子。必定有名。自然訪得着。縱然尋不出喜新。他在小姐面上。決無不係之理。正要轉上大路。只見兩匹驢子。坐着兩位少年。頭帶方巾。身穿華服。美如冠玉。後邊驢子。坐一个書童模樣。走近前來。心土道。讓他過去了。好走。將到身邊。十分面熟。那前而一位。也不轉睛的相。余兒走上一步。越想得像了。問道。尊兄貴處那人。拱手道。鹿邑余兒道。阿嚙。貴姓可是吳郡人。扯住驢說。正是。兄有此面

善。余兒道。兄上年可曾往在。蔡麼。那人跳下牲口。一揖道。曾往的。尊姓甚麼。余兒也一揖道。兄別號可是喜新。那人道。只問兄尊姓。余兒道。兄是這个别號。就是一家。人若非此別號。就面貌相同了。那人見說話。蹉蹉又得。應承道。正是你。且說尊姓。余兒道。小弟姓余。似曾與兄交易過一件鹿葱花金簪。那人仔細一相道。呀。執着手。即把余兒曳轉一步。不曾想着也是小脚。即跌倒在地上。那人急。扶起對前邊兩個人道。你們先走一箭之遠。我問几句話。就來。看官。你道是誰。原來是胡楚卿。他自從八月十六夜。在河南省中。遇着吳子剛。兩個同到。遂平。拜見了子剛。母親款接。過遂一邊。收拾家伙。一邊訪若素。却曉得他家。封着墻門。並無消息。空逐人。恨不勝。浩嘆。至九月初二日。子剛催了兩隻大駝船。載着粗用家伙。一隻

大浪船坐着母親并几房願隨去的家人婦女一隻小浪船帶着兩個書僮自己與楚卿坐着初三吉日演時起身只因楚卿撒不下若素再要逢人訪問故此與子剛另覓三個牲口與清書從旱路再走一程打發水路船隻先行約在汝陽驛下船如今恰好遇着換了衾兒仍舊走到路傍樹下來楚卿道姐想殺我了今日天緣奇遇遂唱喏下去衾兒也鉤下腰道這一揖何不饒了我罷徒得腰疼不過又故意人前難我楚卿道我忘懷得罪不_{可憐}或着衾兒並坐在石上看官你想衾兒平素從不與楚卿着身今日似逃難一般也不願得了楚卿問原何改粧至此莫非前途有人效紅拂故事麼衾兒道前途有人轉是好了遂把小姐與自己事情說一遍楚卿感傷道原來如此今小姐在那裡衾兒道也改男粧與李茂上京去

了楚卿喜道还好姐如今意欲何往衾兒道小姐選詩中了胡楚卿我要到鹿邑訪着他尋你楚卿假驚道小姐選中了仙我就沒相干了衾兒道彼時誰教你不來考我問你老實對我說你究竟是甚等人到此何幹楚卿道我不過平常人到此訪小姐信息二來同一位朋友搬到我家去住衾兒見不說訪他問道你可曾娶過麼楚卿哄道娶了衾兒半晌失色又問原何這等迷楚卿道都似你與小姐不要等白了頭我問你如今要尋我還是甚麼主意衾兒見話頭說得遠假應道要央你送我到京裡去楚卿搖首道未必有這功夫衾兒着忙道你不肯帶我去麼楚卿此時兩隻手執着衾兒的左手放在自己膝上拗出他雪白的臂來哄道豈有不帶你去之理我被你拿板慣了只怕你仍舊拿板衾兒把臂一縮道啐青

天白日專講鬼話。楚卿道：不要說了。你不慣牲口。我扶你將就騎了幾里。趕至前面下船去。誰？余完歡喜道：有船更妙。只是前面有位朋友。我與你怎樣相呼？與他怎樣相稱好？楚卿低頭想道：我叫你嫂，罷。余兒驚呀。這怎樣說？楚卿笑道：我與你還是兄妹相呼。前边一位。我索性與他說明。自不來問你。只稱他吳相公便了。余兒道：你可要吃點心。楚卿道：莫不是你餓了。前途去買吃。余兒道：我有在這裡。遂于袖中取出菓子。楚卿道：甚妙。接來袖了。两个走到大路上。手招清書牽馱子來。對余兒道：馱子大恐怕你攣開了牡丹心。難嫁人。馱子小些好乘坐。余兒低，笑道：活活嘴。未必嫁你。楚卿道：果然未必。清書已牽到。遂扶余兒上馱。清書跟着楚卿上馱。馱子先行。對子剛說其原故。两个俱贊慢，行了十四五里。到汝陽驛。

河口。恰好船到。子剛道：此與貴相知一處坐。小弟與家母同舟。楚卿道：如此更妙。晚上再換罷。各下了幾盞酒飯。楚卿道：當初荳腐店寄的。字是那个寫的。余兒遂把夫人如何發怒。小姐如何回答。只因你逃走了。憐念你。故小姐替我寫這几个字。誰教你無情不來。楚卿道：原來如此。是我胆小走了。余兒笑道：如今還首你一紙在縣。楚卿道：那有出首女婿不上門做親的。如今老爺還掛多少錢糧。小姐几時纔得嫁。余兒道：还少三千五百二十兩。完了銀子。老爺出來。自然就嫁與胡楚卿去。那胡楚卿你認得他麼。楚卿道：有甚麼不認得。只是小姐要嫁我。余兒道：他是有名秀才。老爺中過詩的。怎麼嫁到你。楚卿道：他會做詩。我也會做詩。小姐也曾鑒賞過的我。替你老爺納几千銀子。小姐怕不是我的。余兒是話頭甚大。問道：

你娶過了。难道再娶一个。知道你夫人可容麼。楚卿道。一个是容的。两个就未必了。我愛你家小姐。必定要娶的。象兒見不說要他。又問道。尊夫人是甚樣所相。可是才貌双全的。楚卿道。他父親也做个兩省。若不是才貌双全的。我也不娶了。象兒默然。楚卿忍不住暗笑。又問道。姐。你今日若不遇着我。宿在那里。象兒遂將或住尼菴。或尋貧老人家。說一遍。楚卿道。果然高見。這是女陳平了。但今日該謝我一謝。省得你几兩銀子買鋪蓋。就與小弟抵足罷了。象兒不語。楚卿道。姐。心上不久麼。象兒嘆道。我也是名門旧族。只因父親好訟。以到顛沛。况你既有妻子。又要娶我小姐。是个清倖人。後來置我于何地。我來錯了。抛下几点淚來。楚卿把袖替他拭着。嘆道。這樣不經事的。當初我在你家裡。受你若干勒措。今日我累及几

句兒。就哭起來。象兒听說是哄他。不哭了。天色已晚。船俱停泊。大缸上托過四盤盛菓。又送十大色菜。點上兩枝紅燭。两个婦女抱着两个大包。中間解出紅毡綉錦被。又一个丫頭掇一隻小皮箱。中間取出鮮明女衣服。并一付首飾。低對楚卿道。我家相公說路途耳目不便。要緊慎些。鼓樂不喚了。今日是好日。請相公成婚。象兒踉蹌不安。側轉身。正在沒奈何之際。只見楚卿道。多謝你家相公。且拿了回去。還有斟酌。两三个丫頭婦女。那裡肯掩上窓門。都過去了。楚卿取梳匣出來。道。姐。請梳粧。你喜星照命。庫公子昨夜不曾成得親。今晚我替你補數了。象兒道。我是男粧走來。今炷燭照耀。船上水手們。窺見羞答答。像甚模樣。况我又不是私奔。你又不是無家。今纔到舟中。就成起親來。後日被入談論。你也做人不得。我也

沒体面了。楚卿道有理。教他取了方才的衣飾鋪蓋過去。只說你住在後
艙。我住頭艙。到家擇日做親可好。衾兒道。一發差了掩耳偷鈴。無私有弊。
若肯如此。當初你在我家已早做了楚卿道。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難道你
這樣弄情不肯。下了一相思帳。以慰兩年渴想。衾兒道。堂上女子決不幹
這勾當。如今吳老安人。總是曉得的。也不必梳頭。趁黑夜無人看見。待我
過船去換那吳相公過來。分付他家人女使。勿露風與水手們。以避塵家
挨訪到你家裡。做親未遲。楚卿一揖道。可敬。做得一位大人。遂喚清書附
耳往大船上。少頃開了兩邊桶子。子剛舡頭上來。衾兒從桶子過去。楚
卿脩述其事。子剛道。敬服這女子果有烈氣。凡日無話。初九日。艇到。正是
黃昏時分。楚卿與子剛恭德等取灯先上舡。到了庄門首。聽得裡邊鑼

一兩聲。在門打得粉碎。正在驚駭。只見三五聲鑼响。七八个人。漢棒頭短棍
飛奔而來。楚卿路熟。與清書黑暗裡。曳開側門。往園中就走。子剛被他捉
住。眾人道。在這裡了。未知為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似與兄交易過一件鹿葱簪的好慧心。○問楚卿可要吃些點心。
何等光顧。○尊夫人甚模樣。門楣可是才貌俱全。心事可掬。○已前
衾兒慣弄楚卿。今日楚卿慣弄衾兒。俗語靠家大。確是對手。○衾兒
始飛鳥依人。楚卿似弄珠掌上。閱過此回。覺得喫了。啞了。猶在耳畔。

第十三回

貞且烈。擲簪斷義。

負淑女。二載幽期。

詞曰。關把佳期。訂徹下閨愁悶。誰知變起惡姻緣。怨。怨。怨着當初。乞

婆朱媽勸奴親近。慚愧金簪贈羞殺新鴛枕在人一片至誠心恨恨心錯到伊家。一時輕易惹他身分。右調寄醉花陰

吳子剛被衆人捉住。楚卿遠聽得與清書沒命的跑。只見蔡德到園中。高聲亂喚相公快來。恭喜了。楚卿嚇昏不醒。應又聽得喚道。高中了。是報錄的方纔把一天驚恐。交做極樂世界。子剛等兩二碗酒也來了。原來裡邊的是頭報。管家周仁與蔡德兒子正在廳上款待他。滿家歡喜都接見。過楚卿與子剛附耳道。你恰要緊箱籠搬了上來。其餘家伙并算價董俱住舟中。明日小弟另有主意。子剛道。聽憑賢弟。遂將兩乘轎抬吳安人并衾兒上來。送到後房安置。自與子剛到花園裡住。明日起來。打發報錄的。去那胡世賞兒子聞知。特來賀喜。茶罷。楚卿道。哥。來得甚好。弟上年之

屋原係暫典不拘年限。弟於來歲春闈後即欲離婚。恐到其時。奴不及正要面懇此事。世賞之子見兄弟新中舉人。無不奉承。答道。彼時家父原係暫住。今回家母在京。總是空鎖着。若賢弟要取贖。洙為兩使。即當尋典契送還。作別起身。楚卿問周仁。蔡恩我如今要銀子。到京你兩個把銀帳算繳。兩年租稅一應。又拾糶銀。要緊周仁道。前相公分付典價三百二十兩。與蔡恩各分一半。生息我兩個不曾分。後俞老爺處銀五百兩。也是合夥的。三次場貨轉得些利息。共本利有一千二百餘兩。楚卿道。你兩個先取三百五十兩。先還典價。餘候進京繳用。兩人去了。楚卿舊宅裡住的男婦一二十人。俱來拜賀。楚卿請吳安人并衾兒出與子剛。各見禮。遇家人都叩過頭。分付衾兒為姑娘。只見衾兒打扮得嬌媚。比在家時大

不相同子劉私與楚卿道此女端莊福相吾兄好造化楚卿道未知誰人造化衾兒走進屏門喚了頭請楚卿說話取二十兩銀子遞與楚卿道替我買細做些衣服楚卿道那個要你買你那裡有銀子衾兒道是小姐贈我的三十兩我自飾都有把庫家船裡事也說了楚卿點頭道妙你把銀子收着楚卿出來寫帳付蔡德去買一邊着人打掃舊居對子劉道這過屋小兩家住不下若小弟獨住舊宅又冷靜况弟要先進京不如喚尊使們俱住在這邊吾與兄住在前邊俟來春大造何如子剛道甚妙兩個遂到大宅拜過胡世賞之子取了典契吩咐搬運家伙楚卿喚家人八個另催此車輛再回庄上來且說衾兒前日到吳安人船上問起來方曉得喜新就是胡楚卿心上驚疑未定及至到家却沒有妻子又報了舉人心上

將喜他果然哄我幸我有些志氣若舟中與他苟合了豈不被他看輕後日就討我家小姐來也未必把我做婢子遂與吳安人園中各處一步纔到房裡楚卿走進道姐！你識字麼衾兒笑道不識楚卿道不必太謙我曉得你寫算會的只下會做詩今日事忙要舊宅去料理明早搬場單帳在此替我把這古廂房兩間開了照帳点了家伙與家人搬運遂把鑰匙遞過家人進來楚卿自去衾兒開廂房看時只見十二隻大箱二十隻皮箱又許多官箱拜匣都是沉重封鎖銅錫器皿担得意道我那裡曉得原是富貴之家正在交點忽見蔡德走來道姑娘相公買細緞在此只見兩包先打開一包看時紙包上號寫天字

大紅雲緞一疋石青紬一疋素紬一疋

衾兒看了。自忖道。這是做舉人公服的。再打開包紙。上地字號看時。

大紅雲緞。太紅縐紗。燕青花緞。各一疋。桃紅。松花。桂黃。白花。絨各三疋。衾兒歡喜道。這付衣裳。却不是把我作妾了。又見鴛鴦綉枕一對。哄道。光景就要做親了。年少書生。偏是在行。豈不是風流才子。下午搬完。楚卿回來。對衾兒道。我要取帳去。點上樓。一句要緊話。你又沒有親戚。我又沒有親人。別人又對他講不得。明晚就要做親。雖不要上轎。那新人的鞋子。忌用舊的。你可往買來。絨緞內剪些下來。連夜做一雙綉鞋。要緊看官。你道此時。衾兒見楚卿沒有妻子。住在他家。雖不曾做親。却不比已前喬粧做勢。像人家同養媳婦一般。見得面。講得話了。轉是楚卿像道學先生。不但非礼勿言。連笑面孔都沒有。衾兒此時漲紅臉。半晌不做聲。低了頭。反

問道。你的鞋子呢。楚卿道。我不用取單帳去了。衾兒只得帶着羞。自去做鞋。不題。雞鳴時分。楚卿與子剛起來。喚兩乘轎子。與吳老人。衾兒兩個坐着。灯笼火把。移居至舊宅。來進了正廳。歇不轎子。剛在外。楚卿自領着衾兒等。到裡邊。走進內所。再轉過樓房。又到五六間一帶。大高樓下。楚卿先領到左邊兩間房內。對吳安人道。這是令郎的房。許多箱籠擺滿。又領到左邊兩間道。這是老伯母的房。今日暫與姐住。着我的家伙。都在樓上。衾兒暗喜。好个舊家。與我老爺宅子一樣。只是我的房。却在那裡。有些疑惑。少頃天明了。却又自己要做新人。出去認不得許多家人。婦女來服侍。粧枕頭。剥茶菓。衾兒声也不敢噴。只聽得外邊鼓樂喧天。楚卿拜天地。祭祖宗。八九个裁縫做衣服。鬧嚷。到下午。子剛沒情緒。強為歡笑而已。楚

卿道兄原何有不悅之。已喜事到了。子剛道賢弟大登科後小登科。這纔是喜。弟何喜之有。楚卿道弟今日正與吾兄畢婚好事。只在今晚。子剛道賢弟講的甚話。楚卿道豈敢謬言。當初沈夫人雖以此女口許小弟。其寔小弟並無此心。不意此女認作是真。立志守節。不慕富貴。逃出虎口。願千里相尋。誠可嘉也。奈弟拙言不色。若娶此女。則置沈小姐於何地。即前日樹下偶。無非問其別後始末。並未敢言及於亂弟。彼時已具贈兄之心。後舟中再與談叙。若止悲贈兄之後。不便相語。所以再問他小姐前後事情。承兄送下鋪蓋。弟微以言批之。此女如金百鍊。守正不阿。弟無福享此。誠兄之佳婦也。萬勿固辭。子剛正色道賢弟差矣。沈小姐還是鏡花水月。就是娶得來。原是一家。人決無河東驅犢之轍。今弟尚有老母操家。賢弟

藉整。主正宜暫主中。饋以慰先人贈之心。字。斷勿啓齒。况我誓不續娶。賢弟所知。若再言及弟。亦不敢居此矣。楚卿道呀。弟今日費一箇心。喚以手。做衣服都為着兄來。若弟要納一個妾。何須用大紅衣服。况慮兄客氣。一時不及連兄的俱已做了。若兄執意不從。把此女胡亂嫁與他人。一來悞此女終身。二來兄要娶時。後日那裡再尋出這樣一個弟。以為說兄易說。此女難。何期兄反作難。起來子剛道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就是弟從了。曉得此文。斷然不從。不如不開口。楚卿一揖道。這個腳生。在小弟做來。遂到前樓正中一間內。喚丫頭請姑娘出來。丫頭回道。不來。楚卿曉得他害羞。對丫頭道。有要緊說話。又來回道。有話請進去說。楚卿沒奈何。要裡邊去。又恐人多不雅。對丫頭道。你去說相公。並無親人對。第二個說

不得的。必定要出來。少頃，女兒出來，楚卿望見，却縮到右邊第三間樓下。書房裡來，女兒怕人瞧見，已不能勾辭靜些，遂走進第二間來，想道：「又是新房了，却擺着兩口小樹，兩邊三四張椅子，光蕩蕩的。走到第三間，抬頭一看，只見兩個竹書架，堆滿書籍，窓前一張小桌，一張醉翁椅，中間一張天然几，兩把椅子。後邊一張藤榻，帳子鋪蓋都沒有，不像个新房。一發驚疑，楚卿丟个眼色，丫頭去了。女兒避嫌，却不與楚卿相近，轉走到天然几裡邊，立着楚卿，朝上作揖道：「小弟得罪，賠禮了。女兒沒頭腦，只得還个福，却見唱到四个喏，忍不住道：「你怎麼鼓起來？」楚卿道：「今日一句話，不得不說了。當初小弟偶遊白蓮寺，見了你家小姐，訪問得才貌双全，未曾出字，一時癡念，要圖个百年姻眷，故改扮書童到你家裡，不意夫人將姐，許

我爹家暗中照顧，許多憐愛之情，我心上也作意圖得到手。小姐做个正姐，做个偏，是却不得的。誰料姐，清白自守，不肯替我做個慈航宝筏。後來驚走央俞縣尹來說親，夫人不從，只將姐，許我。小弟抱恨，就丢此念了。及到冀州考詩，小弟在賓館中，問及姐，老蒼頭對我說：「已曉得姐，姐對老爺說明，為我守節，不勝感念。如今小姐未娶，若與你先做了親，你家老爺得知，自然不肯把小姐嫁我。」也二來討了小姐，就要把你為妾，豈不辜負了你。如今吳相公青年美貌，學富五車，我作主將你嫁與他，做一个正室娘子，豈不勝十倍。特此說知，女兒笑道：「做了舉人，也要學些官体。小姐娶得來，我自然讓他為正，何必疑慮。我不肯做妾，灣曲，說許多弄空頭話，攆身就走。楚卿把兩隻手空裡一攔道：「我與你取笑來，吳子

剛都與他講明了。衾兒聽了這句。抑眉整起。臉暈桃花。又問道。果是真麼。楚卿道。講半日這話。可是假得。衾兒一對金蓮。在地上亂踏。哭道。你這負心的。我要嫁人。嫁多時了。我為你擔驚受辱。一塊熱腸。還指望天涯海角來尋你。誰料你鉄心腸。這般短行。今日總中舉人。就把我如此看待我。兩年來。睡裡夢裡。都把你牽腸掛肚。你何辜我自。我至此號啕大哭。正是。盡是斷腸初。誰知腸已枯。

楚卿不得已。老着臉低。說道。姐。不是我無情。若當初在你家裡。你肯週全。前日在船裡。或容俯就。今日就說不得了。只為每。不能遂願。我曉得不是姻緣。故此起這念頭。衾兒道。呸。原來沒志氣的。那枯花贅柳。無恥淫賤的。方是你妻子了。說罷。只是痛哭。楚卿道。姐。你說我中了舉人。短

行。我止不過一窮舉人。就做了官。未必封贈到你。那子剛萬貫家私。他是逐平縣藉。或者中了。報在那裡。亦不可知。他後日做了官。鳳冠霞帔。是你戴的。花朝月夕。夫唱婦隨。豈不好。何情愿一日暴。十日寒。看人眉眼。衾兒道。那希罕。鳳冠霞帔。那希罕。萬貫家私。你若叫化。我隨你去。叫化。只恨你待我情薄。就殺我也不嫁別人。楚卿道。姐。我待你也不薄。如今做許多衣服。又將花園一座。庄房一所。要造屋的隙地。數畝。值六百餘金。經帳俱已寫就。替你折代裝奩。只首飾你說有在那裡。不曾備得。也足以報你厚情了。何恨我薄情如此。衾兒住了哭道。寶貝。老虫。豈不殺人。你主意定了麼。楚卿道。男子漢說話。那有不決裂的。衾兒道。既如此。蕭郎。路。子。男女授受不親。站在這裡做甚麼。楚卿歡喜道。有理。請息怒。你就在這裡坐。

坐罷我催完衣服送來自己踱到外邊。日已將晚要開珠灯來掛。昨日的鑰匙却在衾兒身畔。欲喚了頭婦女來取。又沒有人在外。只得自己再進來。見書房門關着叫一聲姐。我要鑰匙門推不開。也不應轉到窗外榻子裡望時吃了一驚。只見立在天然几上。把汗巾扣在樓檻上。正想上吊。楚卿榻子裡扒進道。姐。不要短見。衾兒恐怕去抱他。自己從椅子上扒了下來。倚在書架仍復大哭。楚卿開了房門然後上去解着汗巾。又勸道。姐。我主意不差。我後日京裡去了。你在家舉目無親。子到又嫌疑不便。不要辜負你的好處。我要鑰匙開灯。衾兒一頭哭。一邊腰裡取出鑰匙。把楚卿對面擲去。幾乎打着。又頭上拔下金通氣簪。擲在楚卿面前道。我原來在夢裡。楚卿道。我當初原說送與姐。做人事。不是聘儀。後在小姐

房裡出來。姐。說我未得隴先望蜀了。我說隴也未必得。我原來講開的。你自認錯了。楚卿地下拾起簪來。衾兒忽走近身。劈手奪去。見桌上有端硯一方。將金通氣簪放在花梨木天然几上。亂搥楚卿。嚷道。桌子猶可。我這端硯價值百金。衾兒那裡係他。已把端硯打得粉碎。金簪槌个爛。瘟用力拗折。他却拗不折。弄跨了。復恨一聲擲在地下。望外就走。你道他往那裡去。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這回書教做癡心女子負心漢。衾兒付銀子與楚卿買紬緞做衣服。楚卿又把鑰匙與他發箱籠。又催他做鞋子。兩邊儼如夫妻親近。不要說日間。就是夢裡也摹擬楚卿的風流恩愛。忽然斬釘截鐵。一變情愿做妾至情愿隨你。叫他要修全也不能勾。焉得不上吊。

二載幽情做了一場大夢。都為這簪子。忽被楚卿驚醒。豈不恨。

第十四回

到而正贈婦無法。哄新郎一時逃走。

詩曰：婚姻天定莫能移。顛倒悲歡始信哥。

出漢只因懷國恨。入吳端為救時危。

冰霜自矢堅渠約。膏沐為容悅所知。

誰道癡情俱錯忍。赤繩各繫已多時。

衾兒往外就走。楚卿道：去不得了。衾兒見說，立住脚。楚卿道：說明了你。你婆媳兩個相見，就不雅。這裡還是我住處。我喚婦女們點燈來伏侍你梳粧。衾兒只得又走退來。嗚呼！的哭道：虧得我沒爺娘好苦也。楚卿見衾

兒聽他調遣，走出走人。又哭出這句話來，不覺恻然也。下了几點英雄淚。勉強道：好在後邊轉着我昔日之面罷。遂喚几个婦女伴着。自己外邊來問。子到時，眾人說不見多時了。楚卿一面點燈，一面着人尋候。黃昏時分，都回道：影也不見。只有一個庄上人道：下午在花園到處觀看。後來我見他頭也不回，望東直走。不知那裡去了。楚卿心急，分付四下去尋。自己再到書房探候時，衾兒還在那裡大哭。頭道：拖他不肯起來。楚卿因于訓不見人，不敢催。已是一更將尽。酒筵俱擺列停妥。那掌禮的僮相不曉得，還催楚卿更衣。請新人出來行禮。楚卿道：不是我替吳相公做親。如今不知在那裡去了。這些眾人，方纔曉得尋的是新官人。吹的也不吹，打的也不打。冷了，落了，都沒與頭起來。真是新郎逃走，從來未有之事。楚

卿見眾人面，相觀寂然，歇了鼓樂，急得個一佛出世。劉眾人道：「你們只管吹打，我自賞也是沒奈何的。」話已交三鼓，四下的人陸續回覆。到處尋過了楚卿無主意，在所上如走馬灯樣轉。只見前所五六個人，棒頭棍子趕入門外，一人喊：「莫動手，不要打。」所上已打碎了幾件家什。許多吹手嚇得收拾樂器，再看外面時，兩三個人如捉賊的快子，把子剛肩脾飛也進來。子剛口中還不住聲喊：「莫打，莫打。」看官你道為何？原來子剛見楚卿要與他做親，付向日衾兒一片苦心，豈有奪人之愛，拆散姻緣的理。捱得一夜開步，他見我走出不回，自然自己成親了。月色又好，秋收時節，路上又熱鬧，怕有人來尋，隨大路而走，竟遠八九里，正坐在大路口一塊石上，見七八個漢子趕來。子剛沒處躲，躲橫走過一，讓牠內中兩三

個問道：「大哥可曉得胡楚卿、諱胡瑋的，住在那裡？」子剛道：「一直西去八九里大村上就是了。」兩三個道：「我是報錄的，你領我去。」我送你五錢銀子，一盞酒飯吃。」子剛道：「三日前已報過了。」眾人推了子剛一頭走，一頭說道：「不是他，是一個遂平縣人，移居在他家的。」子剛急問甚麼名字，眾人道：「到了你自然曉得。」子剛道：「借住的人，我認得。」恐未必是這個人。眾人道：「是姓口天的。」子剛道：「可是吳無慾麼？」眾人道：「正是。」子剛大喜，想要不回，恐怕他打壞了楚卿家什，又少不得要打發銀子酒飯，不好連累楚卿。左思右想，只得說道：「列位不必亂推，我脚走不動了，畧緩些兒。」只舍下就是，眾人道：「尊處是楚卿相公麼？」子剛道：「我就是。」吳無慾眾人大喜，齊聲揖道：「不識台顏，多有唐突得罪了。」恭賀高捷一發，不由分說，竟把子剛扛了飛走來，到門

首。子剛道。這裡就是。不必去了。方纔放下。子剛進來。叫住衆人莫打。楚卿正要問。只見屏門上高。貼起捷報貴府相公吳諱無慾高中河南鄉魁第五名。官報陸廷光楚卿十分歡喜。却說衆兒在房衆婦女再勸不從。只是哭。一個丫頭奔進來。說外邊報錄的又來了。衆兒想着楚卿中了薄倖。一發放聲大哭。只聽得楚卿在樓下高叫道。員老伯母。令郎高中了。報錄的在外邊。到遂不報不着。特訪到這裡的。又到書房門首道。姐。恭喜了。子剛兄中第五名。比我還前二名。小弟主意不差。如今是夫人了。難道別人敢奪你的去。還怨我心腸不好。快些梳粧罷。不要坐過吉時。衆兒方纔住了哭。却睡在榻上不起來。楚卿分付婦女道。你們不勸大人起來取板子來。都是一百。衆女使是主人拿出官勢扶的。扶也。叫抱衆兒也肯了。楚

卿快活。自去前廳安頓報錄的人酒飯。大廳上請子剛夫婦花燭。子剛猶自謙讓。楚卿道。裡邊都說妥了。不須過遜。如今兒已高中。用不着衫了。方才小弟做的大紅吉服。一發贈足。是夜作成他兩人受用。舊詞為証。

洞房飲散簾幃靜。擁香衾歡心。金釵麝鼻青烟鳳帳。松紅帳無限。任心乘酒。只這歡娛。漸入佳境。猶自怨隣。難道秋宵不永。

表過不題。且說若素自九月初二夜。與李茂下船。一心念着衆兒未知吉凶。終日納悶。行至賀村驛。到小灘鋪。還有三十里。生起病來。李茂只得上岸。尋個尼菴。仍改女粧上去。賃寓。請醫服藥。直至十月中。終好。又調理數日。謝別尼姑。一路出臨青州。至楊村驛。對李茂道。舟中納悶。此處離京師不遠。你替我僱輛車兒去罷。李茂道。車兒不打緊。只怕小姪太美。有人看

見兩耳認出不便。若素道：我自無法，遂與采綠兩個把粉墨和胭脂調水，搽了耳環眼裡，外邊再搽些乾的，把鏡一照，如生成一樣。大家上了車兒，只撿僻靜寬廠寓處宿歇。明日行過蕭家村地方，一時下起雨來，正要尋下處，見一個人家門首，掛着招牌，上寫着斯文下處，傍邊貼一條紅紙細字。挑脚經紀不寫。若素同李茂進去，店主人見了，連說：個好精雅人物，請裡面坐。已有三四個人客在裡邊。李茂道：俺家相公要撿上等房，寧可多些房金。主人道：既如此，隨俺來。進了中間一帶，又穿過第三層客座，引到樓前，右手兩間側廂屋，下中間一個大天井。裁數盆殘菊，兩邊幫着一個花籃，外邊一間鋪兩張板床，裡邊一間粉壁上兩三幅書畫，香几竹榻，甚是幽雅。店主道：何如？若素道：不放外人混襍，就是了。采綠鋪下行李，李茂

與采蘭匆匆做房在外，店主人送飯來吃了。又送一壺茶來。若素把壁上斗方書畫玩了一回，又伏在窗檻上看。菊飲几盃茶，只見對窓榻子內一個秀士打扮，傍邊立個垂髫童子，捲起簾兒，定睛一望，轉念道：好個美少年，却見他不住的探頭窺覷。若素避嫌到榻邊，假寐少頃，那童子送一壺茶來。年可十四五，比采綠轉標致些。若素起來，童子把若素上下細看，問道：相公尊姓？貴處？采綠答道：姓沈，上蔡人。若素道：你店主人尊姓？童子道：姓龔。去了。采綠斟上茶來，都是上好細茗。若素和采綠衆媽，各飲一盃。大家稱贊這飯店果然不俗，只聽得對窓吟道：輕颯單絃，正含芳欲托東恩。費主張，若素大疑，再听去，正是楚卿的花麗詩。又听得再吟：是鳥焚對采綠說道：原來胡相公在此，你到他書房裡看高低。問一聲：那裡人在

此做甚。他問你不可就說我是小姐。切莫多言。采綠到前力去。雖是一樣房。與這不同。打從天井裡。到後力來。那窗內的人問道。可是要進來童子。打從樓下角門內。開出引采綠穿入書房。圖畫滿架。筆硯精良。却像久往的那秀士。立起身問道。有甚話講。權坐。你家相公高姓。到此貴幹。采綠道。姓沈家老爺。是兩省鎮撫。因地方官失守。聖上要家老爺。賠補錢糧。今公子上京看親的。次問道。你相公多少年紀。可曾婚娶。否。采綠道。十八歲。尚未有聘相公。尊姓這裡是相公麼。秀士道。我是河南登封人。姓秦。這裡是舅家。你先去。我就來看你相公。采綠回覆。若素道。既不是楚卿。為何誦他詩。好生疑惑。只見秀士步來。接至房中。揖過就坐。兩下舉眼看時。

勝潘安。數宋玉。溫潤比清平原。遙濁一個兒。不傳何郎之粉。已足媚

娟一個兒。不薰荀令之香。天然韻。你看我。渾身嬌怯。分明紅拂。初行時。我看你。滿面嬌羞。恍似木蘭臨戎日。

秦生道。不知台兄下榻。有失迎接。若素道。誰獲識。荆不勝羨幸。請教貴表。秦生道。賤字蕙卿。敢求台號。若素却不曾預備。見他說個卿字。也隨口答道。賤字若卿。蕙卿道。弟雖寓居。與兄同鄉。况在舍親處理。應盡一主之誼。此間不便細談。乞至做書齋。少叙何如。若素本不與男子晉接。却見他文雅心上。又要問他詩的來歷。因說道。只恐拜意不專。兩個推讓。采綠跟着。遂轉過左廂來。蔡德在傍。又阻不得。暗想。秦相公這樣文雅秀士。教我也是心愛的。莫說是小姐。如今到他書房裡。倘或你會我愛。露出真情。做起那神女赴陽臺的勾當。怎麼處。宋媽也替若素擔着千係。你道與

秦生兩下何如且看下回便見。

評曰。余兒楚廟金簪罵了楚卿半日。已恩斷義絕。出了書房。所見說如
今變態相見。不難。這裡還是我住處。余兒舉目無親。又縮轉來依
於楚卿情也。想到此中。鉄石人也要下淚。

第十五回

錯裡錯二美求婚

誤中誤終歲醋意

詞曰。自惜容光頻對鏡。不識相思已解。標梅咏錯。認才郎。猶未聘。胡盧
欲把婚姻訂。謎語。未一允。香鑿凝羞。似將軍令。可咲紅顏
多薄命。誰知兩人同病。

右調蝶戀花

若素到秦蕙卿書房。見擺列古玩名器。錦衣綉褥。十分富飾。少頃茶來一

個大子。器。休態輕盈。丰姿綽約。年可十七八。托八色菓點。排在桌上。把若
素細看時。蕙卿袖子一曳。兩個會意。走到門外。私語片時。又探頭向若素
一咲。進去。蕙卿走來。陪着吃茶。若素道。這纔是尊婢麼。好個女子。兄可曾
娶過。蕙卿道。尚未。方纔是家舅母房中使女。名玉菱。若素咲道。可知兄兩
下喝。大受用了。蕙卿也微咲道。兄自多情耳。小弟其實冰清玉潤。若素
道。如此光景。清字也。難說兩個咲了一番。點心畢。若素要逗出吟詩原故。
問道。兄既未娶。難禁寂聊。必有花間佳句。月下微吟。敢請教一二。蕙卿嘆
口氣道。小弟誓不做詩了。若素急問其故。荅云。先母早逝。遺弟兄妹二人。
朝夕琢磨。頗知詞賦。先父曾做嘉湖道。指望與愚弟妹各擇佳偶。不意隨
父來京。覆命家嚴病故。今權寓母舅處。四月間。有容自趙州來。偶帶兩首

詩在外邊稱道。弟聞知借來與舍妹一看。舍妹道：「這樣才子。我若嫁得就勾了。」弟問這客人說是鹿邑秀才胡楚卿做的。年紀十八。尚未有室。急差人鹿邑訪時說往遂平去了。舍妹深恨無緣不勝怨慕。弟起個念頭不與舍妹畢婚誓不先娶。所以不敢作詩。恐增舍妹之感。明日再要打發去訪問。若素暗想道：「我只說考中了胡楚卿的兩首詩。已為終身可託。向來因父親之事。付于風馬。原來有名才子。天下的佳人都思量要配他。至於不遠千里。費盤纏。几次差人訪問。一處如此。馬知不處。如此。若別人占了先手。我到落空了。滿肚過不得起來。恰好蕙卿遞過楚卿詩。若素心緒如麻。畧一過目。放在半邊。不語。蕙卿道：「這詩備下。中看麼？」若素道：「也沒有甚麼好。這個人你不必尋他。」已與舍妹聯姻了。方纔的詩就是家父考

中的。蕙卿半日不做聲。又嘆口氣道：「我空費許多心。又被高才捷足有福者占先。若素又想。一時說了考詩。倘蕙卿妹子才貌拔萃也。選起詩來。楚卿踪跡未定。又來考中。豈不是更費週折。且試他一試。遂說道：「令妹既是大才。不識冰雪之句。可以畧窺一二否？」蕙卿道：「抵恐巴辭。不堪污目。若素必要借看。蕙卿拜匣裡檢出一幅花箋道：「這就是舍妹和題。接看時。」

花魂韻不拘

自憐薄命西樓東。

愛月有時隨瘦影。

低徊欲絕昏黃雨。

若個懷春誰是主。

一點幽情欲暗通。

羞人著意隱芳叢。

冷落愁經檻外風。

好生無著只朦朧。

鳥夢

歷遍花堤又柳堤。

憇尋芳樹暮雲低。

神童州花探香遠。

境與鷺孤覓偶齊。

華表梳翎冷檜露。

漁磯卸跡啄花泥。

南枝一覺東風醒。

愛惜春光漫啼。

若素讀完贊道好詩。如子規聲裡獨立黃昏。淒清嗚咽不堪讀。有此才情安肯與俗子相頡頏。蕙卿道兄與令妹原作亦肯見教否。若素思量我若不與他看。他只認妹子才高。要私去爭楚卿也未可知。但他是說妹子的詩我难道也說妹子的。遂道舍妹詩不記得。弟俚句污耳何如。蕙卿道兄微雅愛兄。吟待小弟取花箋錄出好細領教。若素咏花魂道

炎霜守過歷青陽。

無限芳心托倩粧。

吳苑喜微親輦蹕。

午橋依約襲衣裳。

空慙露挹何郎粉。

誰解風生賀女香。

最是清明春老後。

精神脉脉似青娘。

鳥夢

偃息長材夜月低。

酣然神往遍東西。

斜通嵐徑全無碍。

直入雲屏似有蹊。

花外忽驚紅雨濕。

巢邊猶訝綠陰迷。

回翔几擇丘隅止。

不道依然素底棲。

若素見蕙卿筆走龍蛇。拈絨膩玉。心中轉念可惜我有了楚卿。此生秀媚

誠佳士也。蕙卿寫完。再讀一遍。贊道。捧誦瑤章。視舍妹之作。不啻天淵見
笑多矣。童子擺上酒肴。若素告退。蕙卿道。天涯得晤。緣契三生。不須過遜。
兩個坐下。原來若素還吃得三兩杯。蕙卿剛陪得半杯。桃花上臉。更覺嬌
媚。若素几為心動。蕙卿開口說道。尊大人還掛多少錢糧。若素道。尚有三
千五百兩。蕙卿道。有一句話。不識仁兄肯俞否。小弟與舍妹擇婿。想世間
才貌孰有過于兄者。適聞尊使說尚未婚聘。先父頗遺下些家私。仰扳足
下。做一個藤蘿附木。如何。若素心裡好笑道。我是雌兒。自己婚姻尚在水
中撈月。要你做什么。因答道。雖感錯愛。但家父在獄。不暇及此。蕙卿又道。
聘儀一些不要。情愿與舍妹多備粧奩。點上灯來。童子喚采綠出去。與來
媽。等飲酒。俱是盛饌。若素道。固承厚誼。但不告父母。非人子之道。待小

弟入京。對二親致意。倘家嚴見兒。自當領覆。蕙卿道。尊大人。事不必掛念。
明日小弟先贈五百金。俟兄回過尊親。只取一物為信。一二千兩之數。到
小弟這邊來取。竟作舍妹裝奩。何如。若素自村教我。又怎生變做男子。答
云。事雖兼美。但弟離父母已久。倘在京曾與別姓議過親。是有悞台。兄尊
意。斷不敢擅專。蕙卿又道。尊大人多事之時。人情勢利。那個就來議親。
吾兄不必回辭。明日弟另有主意。晚飯纔完。只見大丫鬟。呈菱炮出一副
錦被。床上熏起香來。似留宿的意思。若素謝別起身。蕙卿道。這道僻雅。仁
兄就此宿歇罷。若素那裡肯。采綠恐露機關。推着背就走。蕙卿却不自已。
來扯。喚玉菱。留著玉菱。即笑嘻嘻。留住。一把欵在椅上。道。小弟素愛
獨睡。恐不便於兄。蕙卿道。雖道一世獨睡不成。玉菱目視蕙卿。笑道。俺家

大相公是要俺伴着睡的。蕙卿把眼一瞧，搖首道：「胡說看官，你道外人跟前怎講這話。原來是他自與蕙卿兩個取笑。許多妙在後邊。」蕙卿道：「小弟原宿內室，這裡不過是閒時睡的。這位尊使一發把鋪蓋取過來，隔壁一間睡，就是若素方纔放心來。綠同來媽，取行李過來，做一處鋪着童子道：「你兩個怎麼一同睡來媽？」道是：「我的兒子，來綠几乎哄倒，勉強忍住。故意道：倘或夜間要小便，不曾問店主人取個夜壺童子道：「只有一個是我家相公要用，不然我到小姐房裡取個水馬子來，又好備着你家相公大便。」來媽道：「我有個隨身小便的，在此將就合用罷。」蕙卿與若素听得各自肚裡暗笑。少頃，王菱送臉水進來。若素一雙手在盆裡洗着，那王菱不轉睛的看。若素道：「你伴自家相公進去睡罷。」王菱又哄起來。蕙卿道：「甚麼？」

應州。沈相公不許進去，就伴沈相公睡。王菱沒趣，飛也跑去了。蕙卿拱手道：「本當奉陪，恐小弟穢體，不敢教兄明早奉候。」若素道：「斗胆下榻了。」來綠門上門來，低聲說道：「小姐，秦相公沒正經，我方纔見王菱姐立在外邊，待燈候他。兩個扶着手進去。若素道：「舅媽家裡有這般標致了頭，遇着風流年少，兩下怎不相愛。我們過路的，管他則甚。」明日起來，天色已晴，蕙卿苦留不住，遂設一盛飯，來綠等另是一桌，用過起身。蕙卿着童子托出銀五百兩，對若素道：「兄去意甚速，不敢久羈。昨晚進去對舍妹說，不勝喜悅。他道：令妹考中胡楚卿的詩，昨日兄做的兩首，也就笑舍妹考中了。兄這銀子是舍妹的，說贈兄一程之費。若蒙尊大人見允，缺少銀兩，俱在小弟身上。但要兄隨意留下一物，若素那理肯受。」蕙卿又道：「舍妹也會。」

料兄不受又想兄是風流才子。就親事不肯俯請。在難中也該相濟。但兄決不比無情的。後來忽然別娶。叫童子取若素行李來。將銀子望皮囊裡亂塞。若素被他几句軟麻繩話。網住了。無計可施。想道也罷。我贈明珠一顆與他。譬如他的。消釋他五百兩頭罷了。遂於胸前錦袋內取出個包來。小晶瓶裡檢珠一顆。遞與蕙卿道。無物相留。聊以此為記。蕙卿接在手裡。一玩。噴。笑道。兄何欺我。此珠價值千金。輕留于此。是使我不疑。兄念頭就丟下了。遞還若素。却見包內光燦。露一石魚。蕙卿將指甲搨出。取在掌中一看。喜道。此物足矣。若素搖首道。這使不得。是一朋友寄在小弟處的。蕙卿送道。朋友寄的更妙。正要兄來取。若素道。有個緣故。這是一個才子與胡楚卿不相上下的。也要聘一個才貌佳人。小弟一時取笑留了。

他就要舍妹。舍妹又許了胡楚卿。不可誤他大事。正要覓訪別人。寄還小弟。時刻。于懷。若兄留了他物。後日倘有話說。小弟何以答情。蕙卿道。小弟已明白了。兄必欲將此物聘個心上人。做一藍田故事。如今不肯向別處念頭。望五兄進京與尊大人說明。到小弟處。就銀去完了。欵件早。畢姻。那時或還盛朋。或去另聘。也憑兄了。遂轉身至千門邊。將寶石魚付與童子道。你送進去。遞與小姐。說沈相公的聘物。若素懊悔被他撿去。沒奈何。只得拜別。看官你道為何。原來若素初時。不過孩子氣。要換楚卿的魚。後來見楚卿說了两番話。又見了夜讀有懷詩。心上就有這個念頭。後來選詩考來考去。見沒有中意的。一發想到喜新身上。所謂佳人自憐才子。已不能勾。喜新考中了。無奈他不來。乃至考中楚卿。又念喜新。

情重。不忍辜負他。要思量寄還扇墜。却是女流。那裡過得着。湊得巧。所以
憚。子心。是的真心事。對別人講不得。當時蕙卿送至中門口。說道。禮應
送出。小弟有甚眷妹親事。不致不出中門得罪了。又叮嚀采綠道。若老爺
之事。妥當。你可催相公早來。若素拱別出來。再上車兒。李茂嘆道。比相公
當初擇婿。更認直些。誰知做夢。若素道。可惜他一片孝心。在父母面上替
妹子竭力捐金果。是難得。連我也不安。明日到了章義門外。若素是病起
的人。是日風大。路上受此寒。在飯店裡住了一夜。覺得身子不快。對李茂
道。性命要緊。安息一日。明早進京罷。李茂道。此間店又僻靜。路又不多。詳
久無信。恐奶心焦。不如今日待我進去探個消息。趕出京門。明早同小
姐進去罷。若素道。這也有理。李茂去不多時。又進客房。對若素道。小姐胡

相公。中了方纔出。門見賣鄉試錄。特買一張。在此。這鹿邑胡璋。第七名
的。不是他是誰。看下面。却註沈氏。問李茂道。尚未行聘。怎麼就註起沈氏
來。李茂道。老爺考中了他。胡相公就註在上面了。若素點頭。分付李茂。明
日早來自投店中歇息。正是

才郎已入荷包裡。

只恐紅裙剪紹多。

若素在店中。披下不題。未知衾兒嫁與子。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蕙卿與若素一般心事。只是筆描不出。若素嘆他與玉菱私語
。喁。大受用了。女孩兒家。這句話。怎樣說得。却不知正要粧个男子
。使人不。起疑心。也是文之妙處。這人。你不必去尋他。恐怕蕙卿
。占了先手。何等用心。一班女子。做一處。焉得不。起來。采媽。說

采絳是我兒子這一哄更妙。假說去討今夜靈童子即去取個水馬
子來。機關哄倒。我家大相公是要我伴着睡的外人跟前說險語
意欲壓倒蕙卿的。真是妙筆描寫逼神。我做了若素落得先用他
二三千銀子。或云那話兒在那裡。不如將楚卿典他。就救得父親了。
酒民云老實對你說這個未必肯。

情夢新卷之三終

情夢新卷之四

第十六回

是不是兩生叙舊 喜相逢熬熬春心

詞曰緣不斷喬粧偶至京門畔。京門畔忽逢情種轉晴偷看。當筵只
把人埋怨椿。揜着陳供案陳供案。一個上是翠幃成筭。

右調寄憶秦娥

話說衾兒自嫁與子剛。到三刻出堂。楚卿拜見。兩下並不開口。楚卿雖是
自己家裡。足跡不入子剛門。衾兒見子剛家私富厚。又夫妻相愛。深感楚卿
之德。見他婚姻未就。獨力操家。要湊集銀子上京。心上反過意不去。催促
丈夫替他料理。子剛道。不煩你分付。十一月初間。楚卿脩得銀一千五百